

7 年波折:盲目与理性

2012 年,是光伏产业园建设相对比较多的一年,各地纷纷建设光伏产业园,达到了 300 多家。在各地“大上快上”之后,很多光伏产业园出现了无疾而终,这些园区建成之初就是空着的,本身就是空架子,没有那么多资金,也没有那么多市场需求,入驻企业寥寥。

■ 本报记者 陈玮英

2008 年到 2011 年光伏行业的火爆发展,造就了上百家光伏产业园的横空出世。“2012 年,是光伏产业园建设相对比较多的一年,各地纷纷建设光伏产业园,达到了 300 多家。”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随着这几年整个行业的低迷,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不再提光伏产业园了。”航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文磊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光伏产业将会出现强者更强的局面,不会以产业园这种规模化出现,而可能出现一部分强势企业。”

600 城市 一半以上建光伏产业园

公开数据显示,2003 年,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为 12 兆瓦,2004 年为 50 兆瓦。意想不到的,2005 年,产量猛增到 139 兆瓦,2006 年更是达到 400 兆瓦。2007 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首次达到 1088 兆瓦,一跃成为世界太阳能电池的第一大生产国。这一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也达到世界第一。

光伏产业的迅猛发展引来部分业内人士的担忧。早在 2008 年 4 月份,尚德电力原 CEO 施正荣就曾指出,国内光伏企业一哄而上的势头令人担忧。“很多省、市乃至县都把光伏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但如果不好好呵护,光伏产业有可能一哄而下。”

例如,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均建有光伏产业园,大型光伏企业 20 多家,数以百计的为中小企业。而在中国西部地区某些城市,则出现了几十平方公里的光伏电站规划用地。据统计,目前国内除了西藏,其他省份都提出过多晶硅的发展规划,且都是千亿工程。

“那个时候,全国 600 多个城市,有一多半地方建立了光伏产业园区。而且很多地方还打出了‘打造世界第一’的旗号。”孟宪淦表示,“当时,计划做千亿产值的光伏产业园区,全国就好几十个,而全国的光伏产业产值一年才 3000 多亿,这本身就违背了市场规律。”

不得不承认,光伏产业园区的出现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光伏产业最火爆时候的产物,同时对行业以及地方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丁文磊认为,“第一是光伏行业发展需要扩大,第二也是各地比较正常的选择,转结构调方式促转型下选择的新能源产业。”

无疾而终者不在少数

在各地“大上快上”之后,可以预见的是,“很多光伏产业园出现了无疾而终,包括像江西新余的 LDK 产业园,还有超日的光伏产业园等等。”一位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有的城市根本就不具备基础,没有条件,没有产业配套,完全不顾实际情况。”孟宪淦这样评价道。

放眼全国 300 多家光伏产业园,入驻企业寥寥。孟宪淦表示,“这些园区建成之初就是空着的,本身就是空架子,没有那么多资金,也没有那么多市场需求。”

随着市场驱动加强,行政力量将不断减弱。“过去,光伏产业园通过行政的力量,集聚光伏企业入驻,但是光伏产业发展下一步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丁文磊告诉记者,“以后会

越来越弱化行政干预力量,形成以市场化为驱动,特别是以分布式光伏发电为代表,各地会形成各自区域化的制造商,而不会形成大的制造基地。”

从 2014 年到 2015 年,光伏产业逐渐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孟宪淦表示,“中央一直希望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各方做光伏产业开始趋于理性。过去算是盲目无序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产能过剩的泡沫。现在正逐渐趋向理性,体现在按照市场需求发展产业,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逐步理性发展。”

在丁文磊看来,“因为中国每年装机容量在 10GW 到 15GW,如果每个基地都扎堆生产,那么会形成几百兆瓦的产能,而反观出货量,也只是集中在几大光伏集群,比如长三角、河北、江西等,而并不是产业园区,因此从目前来看光伏产业园区的运作,作用是在越来越小。”

强势企业作用逐渐显现

而未来,“会出现强者更强,不会以产业园这种规模化出现,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的强势企业。”丁文磊解释道,比如以协鑫为代表的硅料制造企业,以晶龙、隆基为代表的硅片制造企业,以晶澳、天合为代表的电池和组件制造企业,或者到后期,以青海、甘肃为代表的应用基地,形成很多制造环节的强者恒强的局面,从而取代扎堆发展新能源或者光伏产业园模式。

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终端市场将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丁文磊表示,“西部地区的大型电站,东部地区的分布式电站,目前已经呈现多种发展格局,而不是过去的完全依靠政策。光伏要通过市场化来实现导向作用,规模效应会越来越弱化,反而是强势企业寡头时代将会到来。”

浙江省光伏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永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光伏产业园的初衷是通过形成光伏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发展当地的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评价一个产业园是否成功,不在于是否有一个龙头企业,而是在于是否有一个格局分布合理、企业间合作良好的光伏产业集群,而这个产业集群能够在产业起伏波动的情况下保持向前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的产业园比较少,大部分产业园只是由于当地政府主动推动而形成的,远没有达到产业集群;而以在无锡和上饶分别围绕尚德、LDK 建设的产业园为代表,一些围绕大型龙头企业的产业园区由于过度依赖大型企业,在产业起伏过程中受到重大冲击,已经难以发展。

孟宪淦坦言,随着准入门槛的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将越来越高,“必然在竞争中形成骨干企业,也就是要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进来发展,最后将形成少数做大,竞争力强的企业。”

光伏产业园大败局

成都双流 太阳能聚光伏产业园

2011 年,汉龙集团高调宣布,将投资 76 亿元在成都双流建设太阳能聚光伏产业园,被宣传为全球最大的聚光伏产业园。但是,随着光伏产业进入低谷和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被捕,多年来产业园一直进展缓慢。

解读:即使是在刘汉确定被调查之前,汉龙的光伏之路就已经不被看好。汉龙称其选择的聚光伏产品是“第三代光伏发电技术”,但是遭到行业质疑。

江西新余的 赛维 LDK 产业园

占地约 500 余亩的赛维 LDK 多晶硅片四期生产线扩建项目,2009 年 11 月 27 日开工建设。该工程投资 120 万元/亩,总投资约 6.3 亿元。这一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多晶硅项目,在 2012 年投产,由于成本出现倒挂而被迫停产至今。

解读:在经历了光伏危机之后,江西新余高新区领导已经形成了共识,不能再做“一业独大”的产业布局。

上海奉贤区的 超日光伏产业园

从 2003 到 2013 年,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然后从高峰落入低谷,10 年时间,超日太阳上演着企业存亡的生死时速。

解读:上海市政府介入光伏企业危机的做法是:不承诺、不注资,依据市场规则处理企业债务危机。

江苏无锡的 尚德太阳能光伏产业园

从“天堂”到“地狱”,对于号称中国光伏帝国的无锡尚德来说,只有短短 8 年时间。2013 年 3 月 20 日,无锡尚德宣布破产重整。

解读:政府对光伏企业的助推,导致企业大喜功,降低了对市场风险和低谷的警惕性。

记者手记



园区要为企业 培育创新土壤

■ 陈玮英

光伏产业前些年一片坦途的时候,各地无不想大力发展这个新兴产业,给出很多土地、税收、银贷方面的优惠政策,全国各地光伏开发区、产业园遍地开花。

不过,这些诱人的优惠政策正逐渐被“创新”所取代。

作为企业,进驻一个园区目前更多的是看重产业园区的研发能力。航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文磊道出其中缘由。丁文磊表示,现在光伏产业面临着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两大压力。这两方面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强势公司加强自己研发和市场的推广。

因此,“这些强势公司会基于各自的力量加大研发投入,而产业园区只是从规模上达到了,要从中国光伏制造到中国光伏创造,中国工业园区的作用目前并不算是太大。”丁文磊认为,“而光伏企业从中起到的作用则相对比较大,像协鑫的鑫单晶等,都是以企业为载体实现的,但是从工业园区来看,缺少这一技术的提升。”

在丁文磊看来,“金融支持目前各地基本差不多,关键是研发,光伏产业下一步研发肯定是技术创新为推动力,技术提升才能实现效率提升,才能实现成本降低,从而达到平价上网。”

浙江省光伏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永红认为,光伏产业园区的发展思路和政府发展产业的发展思路是一致的,在以往,我们追求产业增长,追求规模效应,追求就业人口数量,因此重点在引进大型企业、海归企业甚至 500 强企业。而如今,随着国家全民创新,产业格局调整经济发展新常态,光伏产业园应重视具有创新能力的成长型中小企业,扶持这些企业做精做强,而非一味做大。同时,在我国大力推动工业园区区域性光伏应用的良机之下,在园区的工业厂房、市政建筑等上面开展分布式光伏应用,把光伏电站投资作为拉动当地光伏投资的一个有力抓手。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如果不能以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机制、创新的路径、创新的方法抢占先机,就有可能再度被发达国家甩在后面,中国面临再度落后的风险。目前中国园区经济面临的困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兴产业研究所所长冯华教授指出,“产业创新化和创新产业化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两大引擎,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就是园区,政府要提供创新的环境和土壤。”园区升级要在创新服务体系上精准发力。

曾对多地光伏产业园进行过调研的冯华认为,园区助推新兴产业成长,助推传统产业升级,两件事合在一起都是创新驱动。因此,园区的职能要实现根本性的变革,要从过去以硬件建设为主转入到软件建设为主,创新服务体系。依靠服务解决园区和企业结合,实现创新产业化、产业创新化的目标。

说到底,园区的使命就是要为创新创业营造一个环境和土壤,以此激活企业的创新能力。跳出产业业态,看其灵魂,园区的本质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打造。各个园区都要致力于打造这种完善的生产与服务体系,体系重于平台,单个平台不行,需要一个体系,联合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坦言,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就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所以产业园区必须是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哪个产业园区注重发展技术创新,那么就会得到发展,否则就会被竞争所淘汰。